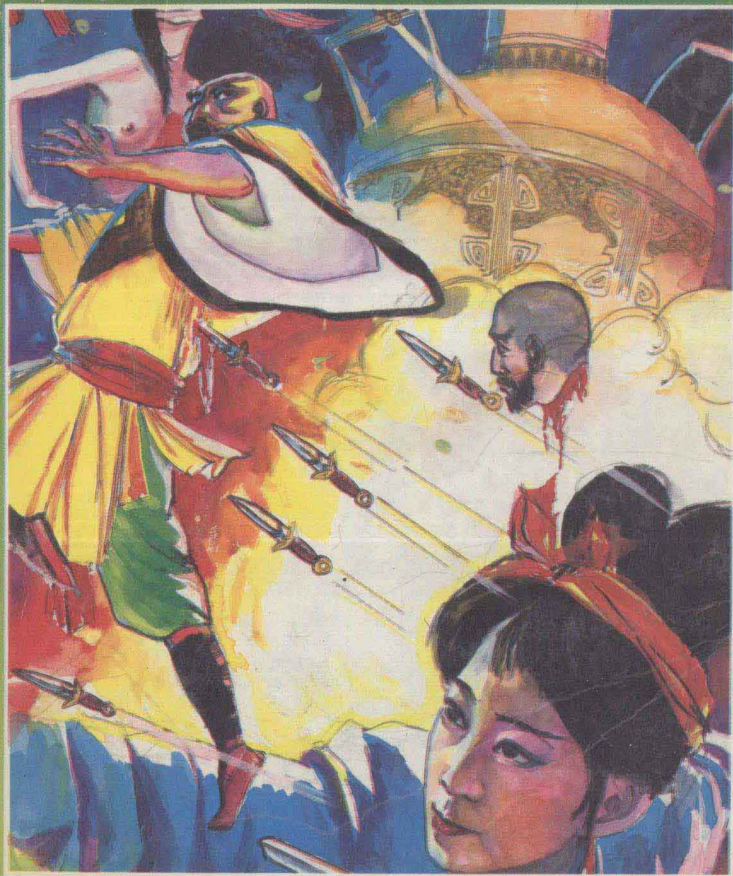


邪哥杨小赌

下

曹若冰 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甚至被人们批评为“河东狮吼”，“可怕的雌老虎”等等不光彩的头衔，也在所不顾了。

既然女子嫁个风流丈夫，是一个沉重的负荷，甚至是一种不幸的遭遇，应该会对这种男子，敬小人而远之。

可是实际上并不如此，聪敏的娘儿们，偏偏喜爱物色一个风流的丈夫。

就拿聪慧机警的千秋文来说，硬把杨小赌改造成一个风流才子，不正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吗？

世上的事情，竟是这么的矛盾。

而且是相当严重的矛盾，因为在这矛盾的演变中，曾经记下了许多可怕的历史，有愁，有悲，有泪！

当杨小赌走近这女郎身旁之时，说也奇怪，她的态度竟是那么自然，似乎对杨小赌并非初次相识。

她竟会脉脉含情地望着杨小赌，几乎忘记了彼此有男女之别，杨小赌终被望得羞窘起来，垂下头去。

最后还是张超识相，就以表姐的身份，提醒了杨小赌。

张超拉着女郎的手腕，向杨小赌睨了一眼，责道：“人家罗兰姑娘多大方，你这位表弟，谅必书读得太多，变成书呆子了！居然一点不懂礼貌？”她这副指责的样子，真像姐姐责备弟弟似地。

“噢噢！罗兰姑娘，很抱歉！在下姓杨，名叫小赌，以后还请多多照顾！”杨小赌也许心中太兴奋，太快乐了！说话间的措词，竟然也会别扭起来。

不但把罗兰姑娘逗笑了！连自以表姐身份在卖老的张

超，竟也笑了起来。

但张超还在卖力气，就抓住了机会，对罗兰笑道：“我这一位表弟，一天到晚，只知在书堆里钻，什么也不懂，又很怕羞，以后还望罗兰姑娘多多开导他，也可省去我不少心机。”

“张大姐别这么客气，小妹才是初出茅芦的黄毛丫头，什么都不懂。”罗兰羞答答地说到这里，向杨小赌膘了一眼。

见杨小赌仍然不敢抬目正视，她才自谦地道：“令表弟是个读书明理之人，比我懂得实在太多啦！”

显见罗兰虽是极力谦虚，其实她在话里行间，却别有用意。

她可能是在激着这位英俊潇洒的少年，希望他不要太过小气，也像张大姐般，大方一点。

杨小赌毕竟会意了，他抬头之间，目光也变了！

他竟痴痴地望着罗兰，目不转睛，几乎把老练的对方唬了一跳！

罗兰赶紧转移视线，对张大姐笑道：“我看令表弟人倒很老实，我对他的印象还不坏。”

“那不是挺好罗，有良好的开始，就会有美满的结果，我的责任也算已经尽到了呀！”张超虽在这么自豪地说着，可是在他的眉宇之间，所流露出来的气氛，似乎与他的言词，成了一个相对的趋势。

因为张超讲完话后，曾经不自觉得冷哼了一声。

罗兰骤听之下，娇眉微微一蹙，不由暗忖道：“他们既是两表姐弟，感情必然很要好的！”

她一定很爱他，我岂能在她面前，如此放肆，莫非这位张大姐多了心，所以才有这些谈吐？”

罗兰这么一忖度，当然感到很窘，可是眼珠子滑溜溜地一转，小心眼竟又计上心头来了。

罗兰便向张大姐殷切地问道：“张大姐，我想你对表弟的印象，一定也很好，对不对？”

“这倒未必！”想不到张大姐居然嘴巴一噘，并且摇摇头表示反对罗兰所说出来的看法。

张超加重着语气说道：“我最讨厌我这表弟，书呆子气很重，一点也不够风趣，见到娘儿们，好像老鼠见到猫儿一般，连讲话的勇气都吓走了！”

这一来，杨小赌忍不住了！

虽然他的内心里，很佩服这位红娘的柔术运用，真同天衣无缝，但对他批评自己同老鼠一样，似乎很感委屈。

杨小赌想起心爱的秋文，曾经把自己比成老虎，虽然老虎是猫的徒弟，但是老虎可以吃猫。

现在这位自比张良的忠臣，居然把自己比作老鼠，这不是天经地义地要被猫吃，这怎么行？

老鼠在动物之中，是最没出息的一类，因为它善于“偷”的习惯，像“偷油”，“偷米”，“偷鸡蛋”等等，多么差劲！

杨小赌剑眉微微竖起，向红娘瞪了一眼。

他不服地辩道：“表姐，你说我不够风趣，暂时我还可承受，说我像只老鼠，我永远不会服气的，你看！”

说着，居然虎步一摆，双肩微微一摇，又道：“我这不像

是只雄壮的老虎吗？怎会是老鼠哩！”

想不到杨小赌又要变老虎了！

终于，罗兰和张超都被逗得“格格”地娇笑起来。

杨小赌见他们发笑，以为自己很够风趣了，于是又接着向罗兰问道：“罗兰姑娘，你看在下到底像只老鼠，还是老虎？”

杨小赌这一问，不但使罗兰意想不到，就连张超，也出乎意外。

可是罗兰毕竟是个聪敏活泼的女郎，她衡量轻重，终于答道：“一个男子，当处理一件复杂而困难的事情时，应该要有老鼠那样的头脑，所谓三思而行，一旦事情的处理，计划决定了！就得要有老虎那种威猛的魄力，所谓贯彻始终，所以我的看法，杨兄不妨兼有双重身份，老鼠老虎都行。”

罗兰的答复，显已说中了张超的心意。

这个红娘终于翘起大拇指，向罗兰恭维道：“我说兰妹妹，真比我表弟风趣得多，不是为姐夸奖你，真是够标准的女中豪杰。”

他说到此，见杨小赌只是机械地笑，罗兰有点忸怩，于是又接着笑道：“将来不晓那位风流才子，能够有福气与你匹配呢？”

罗兰脸红了！终于娇羞地嗔道：“超姐，你怎的老逗我玩笑，我可不依啦！”

“对啦！表姐你老是取闹兰妹妹，我也不依哩！”杨小赌这次居然大变了，他不但敢对这个才初次相识的女友，称呼

“妹妹”，而且还建了个联合阵线，这又出乎了张超意料之外。

杨小赌真糟糕，河还没过去，居然就拆桥了！

而这伪装的红娘，竟也伪戏真做起来，双眉骤然一蹙，脸颊霞红，泪水盈眶，当即支起身来。

也不同罗兰和杨小赌告辞一声，就默默地先离去了！

莫非他故意这么逼真地伪装着，想使杨小赌的天下，可以早日打下。

也莫非他已与杨小赌产生一种变态的“同性恋情”，一但对方真的爱情转移时，就会不自觉地妒嫉了。

罗兰见张超不欢而走，脸带忧郁，有着伤感。

当下黛眉频蹙，也不安起来，可是杨小赌却是满怀喜悦，显与罗兰的观点，大有出入。

在杨小赌以为张超真是了了不起的人物，一个男子汉扮起女子，居然是这么逼真，而且还能随机应变，做得恰到好处，那样自然。

杨小赌曾经暗自好笑，而且痴痴地暗想：要是这个张超兄不是自己亲眼见到他男扮女装，设若与他碰面相识，自己准会被他迷住。

这时，杨小赌似乎感到很骄傲，觉男人的美，并不亚于女子，或许还有过之，情不自禁地，他竟默默地笑起来了。

罗兰见他表姐突然不快的离去，并没感到留恋和不舍，而且在自己的面前还这么喜悦。

骤然间，好像想起了一件事情，于是罗兰向杨小赌正色

问道：“你可曾认识一位许慧姑娘嘛？”

杨小赌犹疑了一阵，觉这名字很熟，为了在罗兰面前，表示并不寒酸，当下也不考虑，就含糊地道：“认识认识，你怎么也会认识她呢？”说着，就在张超坐过的石凳上俯身坐下了。

“我怎么不认识，她是我的结拜姐姐呀！”罗兰白了他一眼，显见对杨小赌的问话，认为是多余。

杨小赌对她所提的义姐，还是有点模糊，可是为了找话讲，终于脑筋一动，就追着问道：“你那位结拜姐姐，现在哪里，可否介绍我认识吗？”

杨小赌真是糟糕，他的话居然前后矛盾起来！

罗兰终于翠眉深锁，不乐地道：“你这人真没良心，我慧姐姐对你那么好，到处找你，连自己的姐姐也失踪了，你却躲躲藏藏，像老鼠一般，不肯露面，今天要不是我见到你……”

真奇怪！这位老成的姑娘，竟然哭起来了！

杨小赌倾听之下，虽觉得自己有这么多的女人争着追求，感到很神气快活。

可是见罗兰这么哭哭啼啼的指责，也如丈二和尚，摸不着头绪了，几乎愣住了！

“我慧姐姐为了你，哭了好几个月，连我也流了不少的眼泪，你这负心郎，见了你表姐，就把人家忘了！现在见了我，又噜噜嗦嗦的，我不同你讲。”

罗兰居然哽咽起来，发怒了！犹如初恋中的情人，因对

方爱情移转，而致醋劲大发似地。

杨小赌被她这么不客气地责备，虽感莫名其妙，但他毕竟很聪敏，仿佛对女人的心理，很有研究。

他既不生气，也不作强硬的申辩，只装出一副很关心的样子。

杨小赌歉意地道：“那真是误会呀！兰姑娘，你可不能生气，慧姑娘对我这么好，我确实不知道呀！你能否把她请来，我们见面谈谈好吗？”

“哼！你还想找她谈话，简直在做梦，等下辈子吧！”罗兰皱眉怒目，像斩钉截铁似地显见已很气愤。

但她见到杨小赌，被自己这么发脾气，竟然一声不响，而且脸露忧色，似乎已感到自己之言太过份了！

于是把激动的情绪，极力压制下来，接着又道：“人家想念你，几乎病得不能起来，你竟一跑就了事，什么也不管，要不是我朝夕劝慰她，恐怕骨头也早烂光了！”

杨小赌愁肠苦索，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可是他既承认在前，也只好含糊下去，机械地笑着问道：“那么慧姑娘的身体现在总可复元了？”

“现在当然复元了！”罗兰虽已不再发怒，可是激动的情绪，仍未平定。

“复元了！你应该让去看看她呀！”

纵然他对许慧这个名字，似乎很耳熟，但她倒底是个什么样儿，他委实记不起来了！他必须见到她，才能安心。

杨小赌自从在爱妻千秋文那里，晕睡了一天一夜，醒来

以后,过去的一切生活历史,便已忘得干干净净。

不过当熟悉的朋友,再行见面之时,或者提起过去某些事物,他还能模糊地有个印象,也只是极微极微。

所以现在,罗兰这么指责他,真使他感到很茫然,因为许慧想念他,以及病卧在床等等,他根本一点也不知。

“你想见她吗?”罗兰怀疑地这么发问。

“假如方便的话,见见当然很好。”杨小赌真是太机警聪敏了!

他竟想到在女人面前,如果表示对另一个女性的惦念或钟情,必然会自讨没趣,所以在目下,他对罗兰的问话,答得这么轻描淡写。

罗兰的心里,似乎真的被杨小赌摸着了!

现在态度陡地大变,竟然“噗嗤”一笑,问道:“你要见她很容易,但你必须出家去当和尚!”

不晓得是什么缘故,杨小赌竟会哽咽起来!

也许“和尚”这两个字,已够刺痛杨小赌的创伤,居然罗兰也要他去做和尚,那多可怕!

和尚造成了杨小赌悲惨的命运,心爱的人儿从此不能再见,今后的去路将是十分渺茫,所以情不自禁地,他落泪了!而且非常激动。

罗兰见他无缘无故的哭泣起来,也弄迷糊了!

也许少女的心境是软弱的,终于柳腰微摆,莲步轻移,走过来就靠他的身旁坐下,亲切地问道:“杨哥,我是试你的心,说着好玩而已,你哭什么嘛?”

她说着，竟然毫无顾忌地掏出了罗帕，为他擦着泪水，他俩那像初识的朋友，俨然像一对热恋的情侣。

杨小赌这时，似乎又得到了一种新的恋爱技巧的启示。

就是在女人面前，到了无法应付之时，以毒攻毒，即使把口水当作泪水，假哭一下，也是一种对症下药。

因为女人对付男人唯一的武器，几乎大部份都是诉之于“哭”！罗兰这么一来，杨小赌竟会哭得更厉害了！

幸亏现已到了吃午饭的时候，巢湖湖畔，逛游的人们，都已回家，所以他的哭泣，可谓是哭得其时。

其实杨小赌并不像猫哭老鼠似地，是一种假装委屈的表示，而是他听了罗兰说出“和尚”这两字。

他已经很伤心，再加上罗兰这么体贴地对待他，纤指抚脸，芳香微送，怎能不使他触景伤情。

“杨哥，慧姐姐常常对我说，你对她很好，我是逗你玩的呀！这大年纪的人，哭多难听！”

罗兰虽在轻轻摇着他的肩膀，劝他不要哭，可是自己竟也泪水满眶了！

她并不是因为杨小赌哭得太悲哀，自己“恻隐之心”动！也不是受了他的感染，才情不自禁地这么哀伤起来。

讲实在的，因为许慧与罗兰初次结识之时，是冒着杨小赌的名字，后来因环境所迫，与罗兰订了婚。

接着许慧因怀念杨小赌相思过度，在罗兰家里病倒了！朝夕由罗兰侍候，终于查出了许慧是“假凤戏凰”。

幸亏许慧是个聪敏机警的人，当自己的秘密被这位罗

兰妹妹发觉了，为恐使伊人灰心，生出意外。

索性公开了自己的爱人，以及自己何以如此的原因，并且两人还瞒着双亲，暗暗地结拜了姐妹。

只要找到杨小赌以后，愿意共事一夫，让杨小赌来个一箭双雕，老实人享个左拥右抱之福。

当然，这在许慧说来，似乎已是很大方，但在罗兰看来，显已感到异常委屈，因为她从没见过杨小赌，是个什么样儿。

尽管在许慧的口里，把杨小赌的品德，描述得如何英俊诚朴，武功又赞美得如何高深莫测。

但是罗兰总觉渺茫无际，所谓耳闻不如眼见，婚姻是终身的唯一大事，岂能马马虎虎呢！

不过她在许慧的日常谈话中，已经知道了杨小赌的脸型身材和语音，姿势动作等有些什么特征。

所以这次在巢湖，当罗兰初次见到杨小赌之时，才会那样娇憨地朝着他回眸微微一笑。

可是当她发觉杨小赌的身旁，多了一个男扮女装的张超后，就不免生了醋劲，以为杨小赌已经别有新欢。

她本想找他理论，可是又碍于缘慳一面，羞于启口。

谁知经青衣女郎介绍后，获知青衣女郎并不是杨小赌真正的情侣，只是表姐而已，这就放心不少。

尤其当青衣女郎不欢地离去时，杨小赌显得并不关心，几乎是毫无情感可言，这一来，更使罗兰触起了感伤，因为她想起了许慧。

由于感伤的激动，才向杨小赌来一个下马威，可以先入为主，同时看看他的个性，是否像许慧所说这么诚朴老实，这是比较老练少女，才敢那么大胆。

要在今天，少女们如果这么大胆，问题就不简单了！因为现在的世道炎凉，人心不古，男子们都老于世故，说不得就一吹了之。

罗兰与杨小赌的关系，既然有着如此的来龙去脉，不管杨小赌本人是否明白，在罗兰来说，虽属初次相识，又何尝不似久别的亲人重逢一般，更何况江湖儿女，本来就不拘小节。

尤其罗兰的父亲大力金刚罗勇，住在桐城，也因杨小赌的事情，与石河水寨发生了误会。

才于两个月前，被迫举家迁来巢州，罗兰能在偶然的机遇中，碰见了杨小赌，当然也是一个意外的喜讯。

只是罗兰与杨小赌的关系起因在许慧，可是许慧只来过巢州一次，因为怀念着姐姐许薇，同时急着想找杨小赌，所以在罗兰家里只住了三四天就走了，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再来。

据许慧自己同罗兰说，这次分别，将回湖南邵阳家里一趟。

看看姐姐有没有独自而返，如果找不到姐姐，也不想再找杨哥了，准备看破红尘，出家做尼姑去了！

所以罗兰答复杨小赌时，叫他去出家当和尚，也是言出有因，岂是开玩笑的？

不过女人的心境,尤其是少女,千变万化,几乎使人难以揣测。

罗兰对杨小赌嘴巴上,虽这么不客气,好像对杨小赌恨之入骨,甚至不屑一谈,其实在她的内心里,也只是“骂是俏,打是情!”而已。

试问,天底下的女人,那一个不爱男人?

尤其像罗兰这个少女,见到了杨小赌,更是难以形容,只可一言而蔽之:“守财奴见到了黄金!”

古人有句话:“不是冤家,不成夫妻!”

当然“冤家相逢,分外眼红!”女人是必然看到男人要“眼红”的,这里所指的“眼红”,是“爱之深,恨之切”的意思!

杨小赌被罗兰软语柔情,再三慰劝,终于止住了哀伤,没有哭泣了!

他俩用过午饭以后,又结伴去各风景地区玩了一阵。

直到傍晚时才分手而返,在临别之时,彼此相互留下了地址,罗兰还再三邀请杨小赌,到她家里去玩。

说是她的爸爸和妈妈都想见见他,同他谈谈,当然所谈之事,只有罗兰清楚,杨小赌仍被蒙在鼓里。

杨小赌返回“湖滨客栈”以后,就想起了莫逆之交的张超,他已深深地佩服张超的红娘,扮得已到神化的境界。

他很想再去请教一番,为什么这个罗兰姑娘,对自己才初次见面,居然这么亲热,会不会她认错了人,或者是个十三点?

可是当他到了张超的房间门口,还没推门进去,就愣住

了！

因为他已发觉房间里，似乎有人在哭泣，好像是女子的声音。

他疑惑起来，以为这个慷慨豪爽的朋友，必定又在同那个女人开玩笑，变成了恶作剧，冒犯了对方。

于是他轻轻地把门一推，真巧房门竟然并没关紧，门开时，哭泣已骤然终止，但他却奇怪起来！

因为房间里并没其他之人，更没有见到有女人？

所以那哭泣不是属于鬼在作祟，或者杨小赌并没眼花，必然是张超在自拉自唱在演着悲剧。

一点也不假准是男扮女装的张超，横躺在床上，在默自流着眼泪，似乎对进房探访之人，并没发觉，显见他已泣得出神了。

杨小赌觉得莫名其妙，就惊奇地道：“张兄，你怎么搞的？是真哭，还是在假的学哭嘛？”

他虽这么问着，可是床上的人，只顾自己哀泣，没有理会。

这就把杨小赌弄迷糊了，禁不住用关心的口吻，笑问道：“哎唷！我的表姐，你可是做红娘吃醋啦！”

杨小赌又风流起来了，但他口出无心，只是想同张超开个玩笑而已。

张超却不满地支起身来，脸带怒容，娇嗔道：“你怎么这样不规矩，到人家女人房里来干什么？快出去，我要睡啦！”

显见张超的逐客令，出乎杨小赌意料之外，更使他犹如

坠入了五里雾中。

他犹豫了一下，终于坐向他的床沿，笑着问道：“张兄，现在戏已做完了！何必还逗我开心呢？你又不是真的女人，酸溜溜地有什么味道呢？”

杨小赌说罢，想去拉张超下床，可是张超已然身躯一扭，自行下床来了！

现在，张超已恢复了笑容，但在他的眉宇之间，似乎还流露着几分忧郁的气氛，这在杨小赌看来，是发愣的。

“你不是喜欢兰妹妹吗？你这个坏东西，竟然过河就拆桥，你那有良心？”张超居然演戏入迷！

杨小赌没有办法，只好做起配角来了，于是向张超深深一揖，笑道：“我最敬爱的表姐，请原谅小弟年幼无知，出言不恭，请多多海涵！喏喏喏，小弟这厢有礼了！”

张超被他逗得“噗嗤”一声，笑了起来。

这时，杨小赌看迷了！想不到这个男扮女装的张兄，伪装的女儿家娇娆之态，竟是那么柔情入骨。

不觉暗自忖道：“莫非他真是个女子不成！否则那会有这么丰彩，我不妨与他两人醉饮一番，对他来个试探，不就可大白了吗？”

当下就向张超提议道：“张兄，目下辰光还早，我们索性改换个戏名，就在这里，两人合演一下‘霸王别姬’如何？”

张超眉尖微微发皱，答道：“我才委屈求全，男扮女装，演了红娘，为你成全好事，还不到一天，你就来与我作别，也罢！”

藉此陶醉一番，也可消解一时哀愁，那么你也应该委屈一下，男扮女装，我来做霸王，看看谁扮得像样，做得逼真？”

这一来，杨小赌又愣住了！

他沉吟半晌，终于恳求着道：“我们应该各尽所能，看你刚才扮红娘，几乎把我迷住了，我看还是你驾轻就熟，扮虞姬才理想，我做霸王吧！”

“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老是一辈子占着主角呀！我们应该互相交换才行。”张超又故作忸怩起来了。

“霸王别姬，这场戏的主角，根本就是虞姬，霸王只不过是配角，难道你忘了吗？”杨小赌真会随机应变，竟然把张超说服。

于是两人就招呼店小二，在房内摆开了酒席，门窗关上，就演开场了。

杨小赌这次可卖了点力气，坐下以后，就“哇呀呀”喊了一声！似乎不像霸王的气概，却像猛张飞那股劲儿。

张超不免“噗嗤”一声笑了起来，接着就开始为杨小赌斟满了酒。

张超拿起杯子，站在他的身旁，妩媚地对他望望，娇声道：“祝大王班师出征，百战百胜！”

“托爱妃之福，同舟共济，我俩平分秋色！”杨小赌接过酒杯，微微笑，自己喝了半杯，随即站起身来。

把另一半酒，送到张超的嘴边，露出亲切的神色，笑着又道：“来来来，大王赐你美酒。”

张超眉梢微微一蹙，“咕”的一口喝下了！

接着又斟满了一杯，脉脉含情地望着杨小赌，娇声又道：“祝大王天意所为，国泰民安！”

“万事如意，功归虞美人！”杨小赌接过酒杯，自己没有再喝，就送到张超面前，笑着脸又道：“大王无可表示，再赐美酒一杯！”

这一次可把张超逗气了！他双眉紧皱，星目含愠，显出不愿喝的样子。

杨小赌见他这般情景，心中已然明白了。

当下杨小赌脑筋一转，就脸色一沉，装出不乐的样子，又道：“大王之命，谁敢不遵？”

为了演得出色，张超终于遵命了！“咕咕”两口，酒是喝下了，可是他已宣布，不在演虞姬舞剑了。

两人重新研究安排节目，商讨结果，决定对酒谈心了！

从古谈到今，从男人谈到女人，从地上谈到天上，从海里谈到山上，差不多能够公开的话，双方都互相倾吐了出来。

杨小赌什么都说，独对自己与爱妻秋文的经过，却保密了！显见他不愿让这位莫逆之交，鄙视自己，当作笑话取闹。

两人谈着喝着，起先是张超劝酒，最后变成杨小赌劝酒了！

显见张超的酒量太差，才十余杯，竟然喝得满脸通红，讲话也语无伦次了！而且哭了起来。

这下子，可把杨小赌又窘起来了！虽然他还没有饮个过瘾，但见对方既已醉了，也只好就此结束。